

第17屆五虎崗文學獎小說組首獎

瀛苑副刊

(5)

筠：

你好嗎？從你消失到現在有多久了？我從未數過日子，很多事情的進與停留都讓人癡迷得不能掌握。

現在是冬天了，最近也開始下起雨，你懷念過這裡的雨嗎？在安靜的夜，在很灰暗的下午，那很冰很冰的水在周圍落著。有時你會故意站在門外，讓你小小的臉去受那冰涼的輕吻，你說那感覺像是最遙遠來的訊息正在與你的心同化。你說那是一種孤獨的淚。

在冬天裡的你是最安靜的，你會沈默不言的看著我所想不到的地方，我甚至無法向你問起那是哪裡。

我也知道你在最冷的冬夜總是很晚才睡著，即使是在最暖和的被子裡，我的手緊緊握著你，你依然默默地聽著收音機中的音樂交雜著窗外的冷風嘶吼。你曉得我常失眠，你也曉得我最不愛冬夜的冰冷。我連夢都跳不進去，我清醒得無法讓自己在現實裡適當地切割一切。所以你抱著我。

那杯咖啡，那一杯特別的咖啡。深藍色的杯子透著微微的冷朔寒光，看不出是冰涼或溫馨，杯上印有不知哪一國度的古文字。那是你最愛的杯子，你總愛在午夜，用你最香醇的手藝和這杯子共飲一些令人沈默不語的氣氛。如果天上有月，是如此和諧。

那杯子就叫午夜，你給了它一個名字。你卻不承認那名字，你說杯裡有咖啡才是午夜，有人喝下那杯咖啡才是午夜，你還說窗外有沈靜的黑才是午夜。

你留了半杯給我，真的很香。

冬天來了，夜晚來了，你卻無言地去流浪。

今天下午我遇見一位特別的女孩，非常地清秀，甚至比你還清秀，除了話不少。其實清秀的人話不一定少吧！我借用了她的借書證，在圖書館附近的一家有賣爆米花的飲料店請她吃爆米花，那家店的爆米花的味道的確不錯。

我們聊了很久，結果連晚飯也在那解決了，豬排套餐的味道就和爆米花差多了。

女孩十分健談，天南地北的事似乎和她都扯得上邊，如果你見到，你會不會覺得她和以前的我有點像。但我總覺得這女孩也有沈默的一面。為什麼？我也不明白，或許她有那種沈默特質的眼睛，像我這樣用直覺和粗淺的認識去說一個人是不是沒有道理？她也不像是個講道理的人。

有點晚了，我送她到稍遠些的公車站，一路上她的笑像幾顆天上的殘星為單調的路增色不少。有時她也望了一下天空，看了幾眼來往的車燈，在微風輕拂時淡淡地笑了一瞬，風吹起的髮絲也有一抹笑意，她有挺迷人的眼睛，我發現。

所有的事都在用很怪異的姿態和心情周旋，很晚很晚的時候，似乎所有的思緒都特別重，即使是一首小詩。

兩根煙之後，房裡已散佈了陰鬱氣味。提筆寫信的心意像在流沙裡奔跑般無助，我無法想像所有的一切一切，好像沒有一件事能將我拉出夜半的事實，好像沒什麼可失去了，也沒有什麼好獲得。

你給我看過一首詩，其中的一段詩句，是我無論如何也記不起來。即使我最近已使勁地淘自己的記憶，卻好像流失更多。

我會努力想起來的，畢竟是很重要的懷念，像骨灰一般。

J筆（未完待續）